

文章编号:1003 - 6318(2004)01 - 0027 - 04

从寒食清明诗看唐代风俗

何海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寒食清明是唐代重要的时令节日之一,在唐诗中有着大量的描写寒食清明节的诗篇,从中显示出寒食清明节在唐代的风俗。这些风俗有的是对唐以前习俗的继承,如禁烟赐火;有的是对唐以前习俗的发展,如上坟扫墓;有的是对唐以前习俗的突破,如踏青游玩;还有的是对唐以前习俗的创新,如宴游文会。

关键词:唐代;寒食清明诗;节日风俗

中图分类号: K 892.1 **文献标识码:** A

就美学来讲,艺术与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紧密相连,某一时代的艺术正是该时代人们的感知和情感所构成的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和凝练化。在中国的唐代,其时代艺术是诗歌:中国的唐朝是诗的唐朝,中国的诗是唐朝的诗。因此,在这个外化了的物质形态——唐诗中,我们可以看见一部触摸得到的唐人内在灵魂的心理学。全唐诗约为五万首,与寒食清明节有关的约五百首。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也是一个让人玩味的数字。“与寒食清明有关”有四层含义:

其一是指题目中明确点出寒食日或清明日如王建的《寒食日看花》:“早入公门到夜归,不因寒食少闲时。颠狂绕树猿离锁,跳踯缘冈马断羈。酒污衣裳从客笑,醉饶言语觅花知。老来自喜身无事,仰面西园得咏诗。”

其二是指题目中未明确指出,但通过内容可明确判断诗人作诗时间为寒食日或清明日如王建的《上田仆射》:“一方新地隔河烟,曾接诸生听管弦。却忆去年寒食会,看花犹在水堂前。”

其三是指题目中未明确指出,但通过内容可明确判断诗人所写就是寒食节或清明节如王建的《宫词》之一:“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其四是指上面三个条件都不满足,但诗中提到寒食节或清明节如王建的《江陵使至汝州》:“回看巴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

说是汝州山。”

满足前三项的诗要么作于寒食清明日,要么以寒食清明节为主题,本文定义为寒食清明诗。其中,第一类(即满足第一层含义)既反映了节日风俗,也反映了诗人乃至与其同时代人们对情感本体的把握;第二类(即满足第二层含义)通常偏重于反映人们对情感本体的把握;第三类(即满足第三层含义)通常偏重于反映节日风俗。寒食清明诗约四百首,第一类有两百余首,它们既作于寒食清明日又与该节日风俗紧密相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唐代人们对情感本体的把握程度,是寒食清明诗的典范之作。本文拟就以第一类诗为切入点,来探讨诗中所反映的节日风俗。(节日风俗与情感本体相互影响,本不可分割,但为方便和明晰起见,暂将它们一分为二。

一、寒食清明诗中的节日风俗之一:禁烟赐火

“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深冤何用道,峻迹古无邻。魂魄山河气,风雷御宇神。光烟榆柳灭,怨曲龙蛇新。可叹文公霸,平生负此臣。”(卢象:《寒食》)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孟云卿:《寒食》)

“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窦叔向:《寒食日恩赐火》)

“上苑连侯第,清明及暮春。九天初改火,万井

* 收稿日期:2003 - 12 - 21

作者简介:何海华(1978 -),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属良辰。颁赐恩逾洽,承时庆自均。翠烟和柳嫩,红焰出花新。宠命尊三老,祥光烛万人。太平当此日,空复荷陶甄。”(史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

以上四首诗分别点出了寒食禁烟缘由的民间传说、寒食禁烟在唐代的沿袭、寒食赐火在唐代的特例以及清明赐火在唐代的沿袭。

上溯寒食节的来历,据《周礼》记载:阳春二月,司桓氏要用木铎在国中“修火禁”,因为季春将要出新火。至汉晋之际,民间则将寒食禁火与介子推联系在一起,相传春秋时晋国介子推辅佐重耳回国后,隐于山中,重耳烧山逼他出来,介子推抱树而死,文公为悼念他,禁止在介子推死日生火煮食,遂叫做寒食禁火。“晋阳寒食地,风俗旧来传。雨灭龙蛇火,春生鸿雁天。泣多流水涨,歌发舞云旋。西见之推庙,空为人所怜。”(王昌龄:《寒食即事》)《后汉书》卷六十一:“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春二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市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后来周举出任并州刺史,见此俗禁火日久伤民,于是“作吊书以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周举对此俗大胆改革后,史载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自此后世,寒食禁火仅三日。晋人陆岸翊《郾中记》说:“并州之俗,以冬至后一百三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食之,中国以为寒食。”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所以寒食日又叫熟食日(如杜甫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禁火日(如温庭筠的《禁火日》)。《广义注》云:禁火三日,谓至后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五日为寒食日,所以寒食日又叫一百五日(如杜甫的《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百四日和一百六日叫小寒食(如杜甫的《小寒食舟中作》)。《唐会要》记载:天宝十载三月敕:“礼标纳火之禁,语有钻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节宣气候,自今以后寒食并禁火三日。”“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然。”(沈佺期:《寒食》)

清明紧接寒食之后,所以往往把寒食和清明并提。《岁时百问》:“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淮南子·天文训》:“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寒食灭去旧火,清明由朝廷赐新火,意味着官民开始新的生活。除了在清明赐火之外,皇帝近臣可以在寒食当天被赐火。“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

二、寒食清明诗中的节日风俗之二:上坟扫墓

寒食灭去旧火,清明生起新火,是人们向往新生活、新人生的一种心理仪式。对于已故之人,他们无法开始此世新的生活,在世亲人用祭祀的方式来祝愿他们在彼世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心理仪式并无多大物理实用价值,但对远古和中古时代的人们却有着不可估量的心理慰藉作用。这就是节日及其庆典的两大功能(满足人们内在的心理需求和调节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之一。

“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冢头莫种有花树,春色不关泉下人。”(熊孺登:《寒食野望》)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墓雨人归去。”(白居易:《寒食野望吟》)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王建:《寒食行》)

“新松□绿草,古柏翳黄沙。珮珂客惊鸟,绮罗人间花。蹙尘南北马,碾石去来车。川晚悲风动,坟前碎纸斜。”(喻凫:《樊川寒食》)

以上四首诗均反映了寒食清明节在唐代有上坟扫墓的风俗。扫墓之俗,古已有之,但在寒食清明节扫墓的风俗却是自唐代兴起的。《唐会要》卷二十三: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下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饌,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

人们在祭祀亲人时怀着对他们的深切思念,以及因无法传达此思念而产生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二月野中芳,凡花亦能香。素娥哭新冢,樵柯鸣柔桑。田父引黄犬,寻狐上高冈。坟前呼犬归,不知头似霜。”(于濂:《寒食》)纸钱是两个世间沟通的信物,它是否能为已故之人收到并不重要,它已成为人们思念、祝福的载体。“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徐凝:《嘉兴寒食》)“寒食家家送纸钱,乌鸢作窠衔上树。”(张籍:《北邙行》)

三、寒食清明诗中的节日风俗之三:踏青游玩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

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王维:《寒食城东即事》)

“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

“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白居易:《清明夜》)

以上四首诗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与游玩,它轻快、轻盈,与现世欢乐紧紧相拥。在唐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人性中珍惜生命、追求享受的力量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从而使得寒食清明节日风俗“初因淡化”。人们在上坟扫墓之余踏青游玩^①。《唐会要》卷二十三载,唐高宗李治认为:“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楸,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故下诏禁止。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年下诏:“宜许上墓,用拜埽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饌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但是游乐之风在唐王朝的阳春三月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册府元龟》卷六十帝王部立制度一:“大历十三年诏: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贞元六年增加至七日。可以说,“不得作乐”只是为了在形式上遵守儒家在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事实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在这一节日都全心全意投入到对人生的享受中。

寒食清明,节令当春,景色宜人,正是草长莺飞、花香鸟语之际,桃红柳绿、山水秀美之时。草木花鸟山水在诗中有很多意象,“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禁火,总在此花枝。”(曹松:《寒食日题杜鹃花》)“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马骄偏避幌,鸡骇乍开笼。柘弹何人发,黄鹂隔故宫。”(清明日;温庭筠)“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方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别馆青山郭,游人折柳行。落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鸚鵡流芳暗,鸳鸯曲水平。归心何处醉,宝瑟有馀声。”(羊士谔:《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荣阳郑钢目为折柳亭》)寒食清明节除了有白天的花红柳绿让人悦目之外;晚上的管急弦长也让人们悦耳,“香尘未歇暝烟收,城满笙歌事胜游。自是离人睡长早,千家帘卷月当楼。”(都下寒食夜作;李中)这实际是诗人对自身生命与对现世生命的珍视。

珍惜生命、享受人生存在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崇尚自由、打破常规的时代,人的地位的提高冲淡了对鬼神的敬畏。不只是寒食清明,很多节日的宗教色彩都逐渐被更强烈的民间性取代,人们在节日里不再是束缚自己,而是放松身心投入到大自然里,投入到欢乐中。唐人在寒食清明节增添了不少富于时代特色的娱乐和新的游戏,如秋千,“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一》)蹴鞠,“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韦应物:《寒食》),斗鸡,“寒食东郊道,扬鞞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杜淹:《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纸鸢,“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禁柳疏风雨,墙花拆露鲜。向谁夸丽景,只是叹流年。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这些新的娱乐和游戏增添了五彩缤纷的节日气氛,从而无可争辩地为一度相当繁荣富庶的社会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诱人的情趣。这些凝聚在诗歌里又鲜明地体现了唐人豪迈乐观、热爱生活、充实生命、享受人生的内在心理。

四、寒食清明诗中的节日风俗之四:宴游文会

“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摇扬花朵下,娇嫩莺乱飞。绿渚传歌榜,红桥度舞旂。和风偏应律,细雨不沾衣。承恩如改火,春去春来归。”(张说:《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

“上方偏可适,季月况堪过。远近水声至,东西山色多。夕阳留径草,新叶变庭柯。已度清明节,春秋如客何。”(皇甫冉:《清明日青龙寺上方赋得多字》)

以上两首诗反映的就是寒食清明节的宴游文会。宴游文会本不属于节日风俗。首先,在唐以前寒食清明节中无此风俗,在唐代也没有明文规定;其次,宴游文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最后,它也不是单独属于寒食清明节。只要是春天的节日都可以踏青游玩,比如上巳等;但是,踏青游玩已无可争议地被人们认为是寒食清明的重要风俗之一。而且,宴游文会能留下群体创作的诗歌,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群体对此节日风俗感受和把握的共性,它比单个诗人的感受和把握要准确和具体,可以说,在宴游文会中,中古时代的唐文人不自觉地应用了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规律。因此,把宴游文会看作

该节日的风俗之一不无道理。

宴游与踏青游玩相类似,所不同的是宴游群体较踏青游玩群体的社会地位高、文学修养深(相对而言,并非绝对)。宴游群体往往每人均要赋诗一首以上,可以独立成篇,如上面所引的两首诗分别是两次宴游中某个宴游者留下来的独立诗篇。

文会群体与宴游群体的关系类似于宴游群体与踏青游玩群体的关系,它的目的更偏向于诗歌创作。文会起源于六朝,至唐,成为时尚。文会有三种形式,其一为应制,如李隆基作《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张说应制《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当然还有其他权臣应制;其二为唱和,如宋之问作《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崔融和《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胡皓和《和宋之问寒食题临江驿》;其三为联句,如白居易、刘禹锡、王起三人的《会昌春连宴即事》。

寒食清明节的风俗在唐以前有习惯化、凝固化的倾向,即主要依靠“原始积淀”^①,如禁烟赐火、上坟扫墓;至唐,生活积淀引入新的社会氛围和人生把握而革新了原有积淀,如踏青游玩、宴游文会,因而,寒食清明节的风俗在其形式层之上增添了新的内

容。换言之,寒食清明的节日风俗在唐代初因淡化的趋势较显著。

岁时节日的风俗一般是由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的以时节为标志的文化活动,它的情感辐射面与接受性几乎具有全民性。是何种情感呢?具体到该节日,即是寒食清明诗中所反映的情感本体。

寒食和清明的时间界定以冬至和春分为基点,即以地球自转并绕太阳公转为参照系,尤以清明为例,时节与植物的生长周期相吻合,或者说,时节指引人们按照植物的生长周期与规律来从事农业生产。中国自周朝以来,数千年间,始终以农业立国,未曾移易,因而,时节在影响农民的时间模式的同时,也对文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他们并不需要了解相关知识来从事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唐诗中出现大量寒食清明诗的原因之一。

注:

① 胡戟,等. 二十世纪唐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Research in Customs of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Poems on Cold Food and Tomb-sweeping Festival

HE Hai-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Abstract: Cold Food and Tomb-sweeping Festival is one of important festivals in seas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Tang poems that depict it. They show customs of Cold Food and Tomb-sweeping Festival in Tang Dynasty. Some of these customs are inherited from the old ones, such as banning firing and bestowing fire; some are developed from the old ones, such as sweeping a tomb; some break through the old ones, such as going for an outing in early spring; some bring forth new ideals, such as the entertainment gathering for writing poem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poems on Cold Food and Tomb-sweeping Festival; customs